孔子改制考

口 13
2921
5

門 口 13
號 2921
卷 5

孔子改制考卷十四

南海康有爲廣夏撰

諸子攻儒考

春秋時諸子攻儒

戰國時諸子攻儒

秦時諸子攻儒

兩漢時諸子攻儒

冒頓之冠漢耶律之入宋皆於大朝一統犯之若夫稱戈並起榮陽成皋之戰邯鄲之走鄴陽之攻高光明祖所固然當戰國時孔道未一諸子並起不揣德量力咸欲篡統其墨老二家駸駸乎項羽王郎陳友諒故相攻尤力哉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疑於陽必戰諸子自張其教陰疑於陽者也然聖道至中人所歸往偏蔽之道人焉而敗今藉諸子之相攻明仲尼之不可毀也然而儒

爲孔子所創非先王所傳益明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

孔子以博學知禮聞時人已久忌之尋隙摘瑕時時攻難或之語

帶譏嘲如此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

叔孫武叔公然毀孔子於子貢之前尤其悍然相詆者毀辭雖不知其如何然可見當時貴人之難相容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論語憲問）

孔子周流席不暇暖微生畝譏其爲佞而孔子答以疾固亦可見

時人譏刺雖聖人亦不免針鋒相對者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論語憲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並同上）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論語憲問）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繻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美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美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美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晏子春秋外篇）

墨子引之不知爲晏子原文與否然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以朝與孔子盛禮樂宗旨自不同尼谿之沮必是實事晏攻儒亦攻

之禮樂厚葬久喪立命數者當是改制大義故人皆得知而攻之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晏子春秋外篇）

淮南子謂晏子爲孔子後學故望儒而貴之其後不改自立則疑之也

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晏子春秋外篇）

孔門後學皆謂孔子賢於堯舜且推爲生民未有蓋素王改制以範圍古今百王受治也觀晏子之言可知當時譏彈無不與聖門針鋒相對者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丙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

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遁行晏子春秋外傳

晏子對曰君其勿憂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同上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

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易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史記孔子世家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者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同上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說苑修文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論衡講瑞

少正卯在孔子時爲一國大師能與孔子爭教其才可想

右春秋時諸子攻儒

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墨子非儒

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羸鼠藏而羝羊視竇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斂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同上

婚冠喪祭相禮必以儒者如佛之齋醮故事蓋禮爲孔禮舍孔門外無知之者也亦可見諸儒行道之苦心矣後世冠婚喪事一以巫祝主之而儒者又不知禮節無怪孔教之日衰也

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黎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非墨子

諸賢急於行道如負禮器詩書見陳涉之類耳墨子有意攻之故深文其言

孔子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

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墨子
侯文

墨子攻儒以久喪厚葬爲第一義故託晏子以攻之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
氾論訓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
梁惠

孟子將行道而有臧倉之沮尹士之譏程子則有孔文仲之劾朱子則有林栗胡宏沈繼祖之劾至謂喫菜事魔挾二尼爲妾拽孔子之木象其子盜牛從古已然況以孔子之聖猶伐樹於宋削迹於陳微服避禍餓至七日矣有於區區之譏乎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滕文

儒者創教非先王之舊法故滕父兄百官考於舊志不肯相從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

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滕文

道者並耕之道倉廩府庫儒者之道滕文公首尊儒術許行欲以其道易天下故先攻儒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孟子萬章

當時諸子並行而儒道至顯故時人妬而誣之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告子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同上

淳于髡與惠施同派殆名家者流也名家為墨氏之後學故亦攻儒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莊子德充符

孔子之道尚名老學不尚名故莊子假託而攻之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邅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子天運

此亦莊子述老子之言以攻孔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莊子大宗師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駢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烈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同上

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

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會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煽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莊子胠篋）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辯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人者乃始鬻卷愴囊而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人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莊子在宥）

爲閽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閽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乎吾事（莊子天地）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莊子天道）

莊子雖攻儒而甚得儒之實故錄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莊子天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莊子山木）

老子之學藏身甚固運用甚巧後世多用之其與儒有陰陽之分飾知驚愚脩身明汙揭日月而行所謂陽也然多蒙禍患但儒者直道而行不肯爲老學之曲則全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上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

莊子外物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接其鬢髮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同上

莊子逸老子之學以攻孔子內外篇中開口輒言之可知當時聲滿天下矣名爲孔子所特立其攻之曰以儇詭幻怪之名聞又曰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又曰飾知驚愚脩身以明汙又曰相引以名蓋皆取名爲實賓爲身贅之意也詩書禮樂爲孔子所定其攻之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又曰澶漫爲樂摘僻爲禮又曰聖人死大盜止斗斛權衡符璽所以重盜跖而不可禁皆聖人之過也又曰說禮是相於岐說樂是相於淫又曰儒以詩禮發冢蓋皆祖尚老子清淨無爲之旨以相攻詆也仁以愛人義以正我古今之公理推之東西南北而皆準者也其攻之曰黜人以仁義剿人以是非蹩躠爲仁踶跂爲義以聖人爲利器而大盜乃竊肢其中以博學爲擬聖而天下不可爲俗無親者至愛而狼虎爲仁自勉者役德而天下易性其顛倒乎是非謬悖其議論祇顧一時之安

不恤天下之亂老氏之禍慘哉彼固知孔子之改制立教而故爲
刺謬者也迨至天下篇則尊之爲神明聖王且以裂天下者咎諸
子之道衒然則莊子亦知言者哉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
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
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
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
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
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

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
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
後慊覩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
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
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莊子天運

古今水陸周魯舟車之說甚議孔子之託古以改制春秋新周王
魯之事故曰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
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土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莊子漁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顧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

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莊子列禦寇）

莊子漁父列禦寇非眞交前人辨之已詳以其流傳甚久亦莊子之後學也故存之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荀子大畧）

按家言邪學指戰國諸子之攻儒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列子仲尼）

此是華嚴第八地境界

周秦諸子多創異說其以爲孔子顏子之言本不足據惟引用樂天知命兩語出於繫辭蓋列子違在孔子後亦讀孔子書後從老氏以叛教者也其曰修詩書正禮樂可知六經皆孔子手作而分見於諸經之義理制度爲孔子者無疑矣

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

也列子楊朱

楊朱曰原憲賓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賓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賓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者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賓善逸身者不殖同上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列子說符

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後師各分門戶所造不同故多歧也且孔子條理紛繁無所不有莊生以爲明本數繫末度其義理之多可想矣多而攻之爲歧蓋有以也然方其體者無轉圜之用得一面者無肆應之功道烏可以執一哉何歧之有也

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商君書農戰

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

必削不至必貧同上

攻儒者亦多端然無有商韓之無道者詩書禮樂固勿論仁廉善脩亦惡之此眞異聞戰國時精論謬論無所不有如此

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商君書農戰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商君書去強

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同上

攻及孝悌尤爲悖謬豈秦固貴不孝不悌乎相攻至此固不可以理論矣

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書畫策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蔥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商君書說民

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商君書算地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故也十二者成樸必削商君書靳令

詩書禮樂仁義皆棄絕亦不復責誠信貞廉亦以爲蝨則是以欺貪爲能治乎橫議之無理至此孟子所謂於禽獸奚難也然敢發此論其心思亦不可解矣

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遥鹽鐵論論鄒

此鄒衍攻儒而及禹貢謂禹貢爲孔子之筆也

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鹽鐵論論鄒

鄒子之學有君臣上下六親亦與儒同而史遷多微辭以其疾儒也其道自小推至大又謂治各有宜陳義必甚多惜於今不傳

田子讀書曰堯時大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尹文子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尹文子大道上

右戰國時諸子攻儒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競士所術施也士所奔競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慼身必不長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淖淖乎愼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呂氏春秋士容

田駢愼到莊子謂其無生人之行至於死人之理者此客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是儒者也田駢近黃老學故攻之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

呂氏春秋淫辭

公孫龍子習於名家爲墨子餘派儒墨不相能故亦攻儒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

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呂氏春秋有度

人有惡孔子於衞君者曰尼欲作亂衞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韓非子外儲說左

衞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韓非子說林下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饗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韓非子難二

攻仲尼攻文王亦猶攻堯舜湯武也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韓非子五蠹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韓非子顯學

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

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韓非子以孔墨爲顯學且明其後學之盛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二家相反之行取舍相非之教並行其說倡於周秦之際者亦盛矣荀子非十二子有子張子夏子游之儒莊子天下篇有若獲鄧陵南北墨別墨之號蓋儒墨爭教勢力均敵互相頡頏而墨子以苦人之道卒敗於孔子固由後學之不及亦其道有以致此也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韓非子忠孝

商君攻孝悌誠信韓非攻堯舜湯武孝弟忠順亘古悖論未有甚於是者然其端實老子開之老子棄仁義孝慈絕聖智故韓非承之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韓非子五蠹

孝經緯託先王以明權則先王之語亦儒者之語也以法爲教以吏爲師孔子未改制之先時君之治國者大率如此韓非援上古之世以攻儒術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明主之國之有

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韓非子八說）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韓非子難一）

賞罰嚴明所以用法也韓非尙法故賞罰爲專家之學是以譏孔子不知善賞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韓非子難三）

不知讓天下之盛德而譏御下之無術是笑伯夷之餓不解爲盜也

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

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辯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子問辯

韓非與李斯同學於荀子而二人之敗其事同其禍同觀史記李斯傳斯辭荀子之言從可知矣蓋二人皆以急功名之故遂嚴法酷令以投時君時君說之其禍中於人亦反及於已辯察之言賢抗之行非以爲亂世無怪其與李斯同也

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一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韓非子詭使

韓非以險隘酷烈之術求售於天下而尚名節賤爵祿者皆欲禁

絕之甚至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亦攻之不遺餘力使其道大行孔子之教掃地矣嗚呼慘哉

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上不從法也韓非子詭使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韓非子六反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韓非子八說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韓非子五蠹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並同上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

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於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韓非子顯學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衆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擊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同上

韓非祖尚老子一變而爲刑法之學故所言多急功近利愚人之術戰國之世儒墨後學盛行於時韓非目擊其所傳之道與已之法大相刺謬遂倡言剖擊謂無耕之勞有富之實無戰之危有貴之尊一則曰亂人之法再則曰亂人之國嗚呼食功食志彭更之見何迂何韓非以學道立方爲離法之民也其比於彭更有間矣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

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論衡非韓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擖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苦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擖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

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並同上

韓非尚老及申韓與儒爲反即有儒行不貪官榮亦攻之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

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史記秦本紀

以禮樂爲亂世以夷狄爲聖人亦厭禮樂之煩故爲此言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史記秦始皇本紀

右秦時諸子攻儒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惴惴離跂各欲行其知僞以來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淮南子俶眞訓

老氏以無爲爲宗旨墨子以尙儉爲宗旨故買名譽飾禮貌者二氏皆攻之也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衒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勾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淮南子齊俗訓

此皆攻儒之衣服禮容者儒不尙詐謀不言兵故國弱然魯人從儒其君實未專用儒道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

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
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觀也然而弗以爲貴也非不能調五聲
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合珠鱗掩綸組節束追送死也
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
淮南子
齊俗訓

淮南是老學其攻儒亦采墨學爲之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
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　淮南子
齊俗訓

飾禮淫樂崇死久喪其攻與墨子同是老學亦大不以爲然者老
學爲法淨自然不爲飾外也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　淮南子
齊俗訓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
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

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鑊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
也同
上

漢時遺書尚有以禹武不爲三年之喪三月之葬者引古以攻儒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
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
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淮南子
道應訓

此文與莊子胠篋同可知是周秦諸子異說而孔學以大名而見
譏可想矣

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哀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　淮南子
氾論訓

詩是商周詩而淮南以爲不若三代之盛可見詩爲孔子所作故
以爲哀世之造與三代無與矣此以舊制攻孔子者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者也淮南子精神訓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淮南子說山訓喪服無出母之服時人譏之哀公好儒而削淮南子人間訓戰國人多以魯好儒而削為儒罪其實哀公未嘗聽用孔子也鹽鐵論力耕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鹽鐵論井田是孔子所立有若之對哀公孟子之對滕文使為大周定制則魯嘗為秉禮滕亦姬宗煌煌大典誰敢不從又何必二子言之漢亦未有行此制故漢人猶攻之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奸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相傾也鹽鐵論錯幣

孔子之制不征山澤不言錢幣漢廷俗吏溺守舊法豈肯用之故未遑扣扃之議而錄拘儒之論鹽鐵論復古

漢人開口以儒為拘則儒之守禮而遵師法可知

自干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賢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鹽鐵論刺復

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同上

武帝擢用儒者以不次雖未盡得其人而儒術之行實賴之桓寬何足以知此

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餓於黎邱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躓者能言遠不能行也鹽鐵論論儒

當戰國時異學競出故以孟子為守舊至孔子之餓於黎邱亦常

事耳訾詆及此夫亦何所不至哉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衞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衞夫人子路不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鹽鐵論論儒

禮義由孔氏出蓋御史亦知孔子改制也

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窶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窘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鹽鐵論貧富

饑寒亦常事耳安足以病諸賢觀其言若以假財信姦佞爲能者何其謬也然可見時人忌而議之甚至矣

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鹽鐵論毀學

孔子爲行道救時計凡有所以行吾道者則爲之故曰內貪不直則道不行故曰外矜往來游說雖未有得亦栖栖然而不止亦可見傳道之勤矣

戍卒陳勝釋轅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笑鹽鐵論褒賢

孔子卒後澹臺滅明居楚子貢居衞子夏居西河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七十弟子六萬徒侶專以傳教爲事故以涉之微賤而負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且爲博士雖死而不辭傳教爲主則不必擇其人但以行其教也

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鹽鐵論褒賢

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

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爲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鹽鐵論相刺

攻儒者往來浮游亦可見傳道之勤矣攻儒術爲不驗之語以其創說自古未嘗行之也

昔魯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洒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鹽鐵論相刺

公儀子思原固無負於魯孟氏子輿亦何害於梁魯削梁亡實由積勢且二國究非用賢其至此亦宜哉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其爲道亦至矣亂之愈滋安足爲諸賢害哉

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鹽鐵論相刺

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同上

衣冠殊於鄉曲當時一受儒教輒變冠服如今一爲僧道即變冠服然

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皐逃遁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鹽鐵論殊路

諸賢既傳道於孔子而或死或幾於死其爲道亦勤矣俗人不知且不諒其苦既死則譏其悖何口舌之酷至此哉

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居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鹽鐵論 殊路

儒者之服三年之喪皆孔子所特立者也孔子變二三子之服而子路長劍危冠之服去定三年之喪而宰子之禮敗樂崩之說興不然大周定制愚者猶不敢疑之況宰子哉 鹽鐵論 殊路

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 鹽鐵論 殊路

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 鹽鐵論 訟賢

不學未必不得其死其語誠是然爲道而死死得所矣季由强梁宰我柔弱不亦可以瞑目乎哉

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已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黯而狄山死於匈奴也 鹽鐵論 論訓

當時諸家賤儒行不逮言故來當世之譏然榮華其言亦可見儒者之移人亦在此

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 鹽鐵論 孝養

弄口見戮無益於已而廣說法則有益於人也

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

不治　鹽鐵論　利議

褒衣博帶儒服也鞠躬踧踖容也議論稱誦法言也於詆毀之家可見儒教面目

諸生闇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窃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會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吾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鹽鐵論　國病

孔子陳義甚廣故以爲首攝多端

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芮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鹽鐵論　論菑

讀此可知陰陽災異之說爲孔子所獨創　以下難陰陽五行者尚有數條以非私攻始不

錄俟錄入孔子大義耳

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　鹽鐵論　大論

至於漢世猶攻孔詆儒若此以其匹夫創說未嘗行之也

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　鹽鐵論　能言

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　同上

談治術者多攻之即迂遠不切於事情之意也

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　鹽鐵論　國病

儒皆貪冠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也　鹽鐵論　論地廣

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　鹽鐵論　刑德

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鹽鐵論）

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隨和親鹽鐵論詔聖）

莊子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然則儒以孔子之學治世亦可也不治世者不合於時人之見耳

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獨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鹽鐵論論儒）

時相之攻儒若此然孔門後學之尊孔子以為生民未有是衆口一論也

會賓二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

臧綰臧自殺（史記武本紀）

漢世儒之見絀尚如此至董生以非六藝之科者絕勿進公孫宏亦以儒學顯而儒術遂行於世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史記汲鄭列傳）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事為繩表也（鹽鐵論論儒程材）

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同上）

高文吏下儒生世俗尊富貴薄道義故至此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誠訾儒生以為淺短（鹽鐵論程材）

後漢最崇儒術百官盡用儒生然誠訾墮落猶如此況後世乎

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

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 論衡 程材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盛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論衡 正說

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孰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論衡 謝短

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並同上

合上二條觀之漢儒生已如今日從事八股者之陋不通古今不諳經義宜劉歆得出而奪之

右兩漢時諸子攻儒

門人南海康同勲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五

南海康有爲廣厦撰

墨老攻儒尤盛考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禍爲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顚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

憂妻子以大負累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觸鼠藏而甚羊視眥龁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鎔鑿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

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
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違矣夫一道術
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違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
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
孔某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
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衆矣俱以賢人也今
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
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
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
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
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
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

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
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脫寡人者衆
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
公說欲封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
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
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絃
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
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
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
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
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
乃樹鴟夷于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間
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

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
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孔某
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
決植孔某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某不問肉
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
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
曰來吾與女曩與女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忘妄取
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
坐曰夫舜見瞽瞍就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亦
舍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
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棘雕刑殘莫大
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
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墨子非儒

孔子大義微言條理萬千皆口授弟子若傳之於外導引世人大
率以三年喪親迎立命三者其士大夫則以禮樂輔之故墨子力
翻孔案有意攻難必先此數義而非樂非命著有專篇短喪薄葬
且有特制此其義最相反者然使三年喪親迎果爲先王制則墨
子言必三代聖王既不能謂之爲儒者之制更不敢肆口詆排謂
爲逆僞戇愚大姦矣以爲其禮即今禮經然則禮經爲孔子作非
周公之文斷斷矣正可藉異教攻詞明聖人制作學記言官先事
士先志王子墊問孟子士何事孟子答以尙志故墨翟謂爲倍本棄
事而妄意傲孔子不言利憂道不憂貧孟子發明之曰何必曰利
董生亦云不謀其利故墨子攻爲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
益可想見顏子簞瓢陋巷曾子聲出金石原憲肘見踵決之高節
蓋孔教行義多如此者故墨子誚之至謂富人有喪則大說喜以
爲飲食之道幾類近時僧道齋醮之所爲固爲異教攻詆之詞然

可見當時富貴之家多從孔子之教以父子天性動以至仁故莫不樂行三年之喪既從其喪服即用其禮其禮極繁非孔子後學日習其禮者莫能通之故喪家必延孔子後學以爲相禮護喪而供養焉故墨者以是爲謗然益可考孔學傳教以三年喪爲得力泰西羅馬喪服亦用再期人心之同然故人易從也今日正賴墨子此文得以考見孔子傳教之法高拱下視會噎爲深孔學容貌如繪皆可反而得之

墨子在孔子之後有意爭教故攻孔子者無所不至乃謂孔子助白公之亂則白公在晏子之後既時代不同至誣孔子助田常之叛則請討之義有論語可證至謂子路衒人衣以酤酒孔子爲苟生而不得此則里巷詈罵之辭可無庸辨子貢未嘗輔孔悝陽虎佛肸非弟子墨教詆諆誣罔不可聽聞有德之人不忍出口而墨子爲之其人乘僻褊謬不待論其學術之是非矣墨翟倒戈如此

孟荀安得不攘臂而爭之韓愈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兩家弟子相攻非二師之道本然眞爲妄言退之於非儒篇殆未用心乎墨家之謬桀犬吠堯固無足怪而當時爭教之情狀可見矣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爲善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不得其所以對也（墨子耕柱）

遠者必忘故當近舊者必壞故當新史佚之告成王願王近於民康誥之戒康叔作新民大學且欲其日日新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陳後世疎遠其民泥守舊法故致敗亡此論政極精之論墨子有意攻孔子故無論何說皆生排擊

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
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　墨子　公孟

易章甫而後見乘儒服而故從墨教也公孟子未必如此墨子自
點綴以見能奪儒家後學歸教

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
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
爲富　墨子　公孟

墨子輕詩書禮樂如此則詩書禮樂爲孔子之文可知矣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
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
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
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　盧云此下脫治治之廢則國之治
也五字

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
無廢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
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蔑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
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　墨子　公孟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祀
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墨子　公孟

儒者未嘗言無鬼神而公孟子言之未知是墨子借以自張其說
否墨子主張明鬼立意難儒大義所在故欲自專其義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子
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月之喪是猶果謂搬者不恭也公孟子
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
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
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

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墨子公孟

子之三月之喪蓋墨子改制以三年之制與三月比譬於裸謂撫

不恭則孔子所改至明矣攻儒者之知等於嬰兒此孟子所爲攻以無父豈爲過哉

夫絃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

淮南時尚能考出孔子學派及墨子攻儒之實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

立命者也墨子非命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王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同上

命爲孔子一大義論語死生有命賜不受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六經稱命尤多故墨子攻之藉異教之攻詞証孔門之大義益知罕言之非也論語子罕言利與爲句若命與仁達爲句巷黨則禮記曾子問孔子與老聃助葬於巷黨本是地名達字屬上讀至明墨子之書經蓋有憲有刑有誓矣孔子言命何嘗不言禍福永言酬命自求多福何嘗知命而謂敬無益謂暴無傷乎有意攻難殆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擘子其同朋族人五月不足辨也

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

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陽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墨子節葬

孔子立義本父子故制三年喪教人敦厚故久喪爲傳教第一義

墨子愛無差等故薄父子重生貴用故短喪至以敗男女之交攻

孔子尤爲異謬則以時當戰國王公欲衆其民故墨子所首攻孔子者在此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

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識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王有樂而少此亦無也墨子三辨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虐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犧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

大家卽伐小家强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强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强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廢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鐘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

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廢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爲廢奪民衣食鹿麛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麛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綦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因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

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則必不能蚤朝暮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則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竟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則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嘉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音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樂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墨子佚文

右墨學攻儒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託老子以攻儒耳著書之老子與孔子不同時無緣相攻辨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論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人間世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莊子德充符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會史是已　莊子駢拇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莊子在宥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狡狙之便自山林來臣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莊子天地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沸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于以蓋衆獨絃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同上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
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夫譊譊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
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
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
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莊子天道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之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
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莊子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
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
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
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

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邊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並同上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

鳥也翛翛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莊子山木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莊子田子方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鑒也而況今之人乎莊子知北遊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莊子徐無鬼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
曰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接其鬢髮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莊子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
而後耳視若言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
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同上
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
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
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莊子盜跖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常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
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

乎
儒者僞辭並同上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寥乎曰殆哉圾乎仲
尼方且飾羽而盡從事華辭以支爲信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
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
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布也商賈不齒莊子列禦寇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
則忘坐今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
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
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
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

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列子周穆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知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鄙者焉能解人之迷哉同上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列子仲尼

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列子說符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列子楊朱

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焉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違遽者

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同上

世之學術者說主人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蒸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韓非子姦劫弑臣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韓非子難一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何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蠹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同上

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辯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韓非子問辯

今學者皆道書簽之頗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青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韓非子六反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韓非子五蠹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同上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韓非子顯學

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韓非子忠孝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浮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書禮樂爲蝨儒家之蠹未有甚於韓非者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固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談是黃老學故尊道而抑儒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談雖受易於楊何然本爲黃老學性好簡易畏經傳之繁故

以爲太博而過勞也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史記汲鄭列傳

汲黯是黃老學者亦攻儒

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爲是

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文景之世尚黃老故老學大盛於時墨學已衰故與儒爭教者惟

有老學也故在武帝博士弟子未立以前百年爲儒老互爭之世

右老學攻儒

門人南海康同勲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五終

南海康有爲廣廈撰

儒墨爭教交攻考

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相攻非二師之道本然譬言哉孔子開教在先道無不包墨子本其後學乃自創新教銳奪孔席以自立所以攻難者無不至所謂蠹生於木而自啄其木耶挾堅苦之志俠死之氣橫厲無前不數十年遂與儒分領天下眞儒之勁敵也攻儒者亦未有過墨者矣王肅之攻康成陽明之攻朱子皆後起爭勝之習墨子眞其類也孟荀之力闢豈能已哉豈能已哉昌黎眞譬言也今別著交攻之言亦猶漢史存楚漢大案云耳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曰三當爲三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爲裸謂擄者不

恭也墨子公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公孟子固善於攻而墨子乃不特善攻而且善守也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墨子公孟

告子言不類異教當是孔門後學雖與孟子殊而與墨子辯亦如荀子之類耳惟告子與孟子同時而又反與墨子辯則墨子去孟子時不遠必非與孔子同時者然其教已大行如此亦可謂非常巨力矣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墨子公孟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離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冠也同上

墨子右鬼非命楊子已攻之豈獨公孟子而墨氏反脣相稽强辭奪理知儒墨交攻不遺餘力矣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

諸子中儒墨最盛故相攻之是非最多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鬬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莊子列禦寇

緩以爲儒而得富貴乃使其弟爲墨信道不篤乃復辯之有死之道焉然當時兩教大盛聽人擇所從有一家父子兄弟而異教者亦可見大道經幾許辯爭而後一統矣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莊子在宥

莊子在儒墨之外坐觀兩教之爭如墨子謂子路祓人衣而酤酒孔子苟生不問所由眞所謂相疑相譏者矣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鑒也而況今之人乎莊子知北遊

儒墨辯爭是莊子時事日日有此人有此案故頻舉之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論衡命義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論衡福虛

想見兩教人聚會爭教之風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論衡案書

仲任能知儒宗孔墨宗墨又知孔道所以傳墨法所以廢於諸子改制託先王之事蓋猶能知之也想東漢人皆能明之亦視爲固然之義矣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

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匹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乎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論衡薄葬

王充在東漢時猶知儒墨各自創說改制以制不同各相攻難然則諸子改制之義至東漢時人人猶知之經僞古文家變亂後盡以六經歸之先王周公於是此說乃始不明耳

右儒墨互攻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

夷子思易天下則亦墨之巨子如苦獲鄧陵之比也孔子愼終墨子薄葬各以其道傳之天下然夷之以爲施由親始則已愛有差等矣孟子傳孔子之道故攻其二本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盡心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

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荀子富國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禮論

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辱薶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名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荀子富國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並同上

儒墨之殊絕而相反莫如喪葬一事故彼此攻辨最多荀子禮論

既發明儒者之喪服而亦專以闢墨焉

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貧荀子富國

萬木草堂叢書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者之所謹守也荀子　王霸

荀子攻墨最多過於孟子遠甚孟子僅三條耳然則攘墨之功以荀子爲大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少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荀子　富國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　史記　禮書

此荀子禮論文史公述之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循　史記太史公自序

墨道不行以其太苦莊生固謂離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匡拯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史記游俠列傳

史遷謂儒以文弄法俠以武犯禁儒俠對舉疑俠亦出於墨致一巨子而殺百四十人墨道固以死爲義者漢武時崇儒抑禁俠學

而後墨道廢耳蓋兼愛之餘自流爲俠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史記太史公自序）

莊子以爲其道太苦使民憂悲去王違矣最確

楊墨之學不顯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論衡對作）

不讀墨子之非儒亦不知孟子之辨楊墨爲不得已也

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論衡是應）

儒墨同稱堯舜禹湯文武而一堂之制不同故知並是改制非復先王之舊制也

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論衡薄葬）

王仲任賞賞推求墨學所以致敗之由漢人亦寡此高識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訊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徧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論衡薄葬）

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年子）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

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自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知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孔叢子詰墨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日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鴝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卽田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貴仁義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黍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

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國之憂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景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

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
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並同上
孔叢子爲王肅僞書雖不足據然墨子之毀誣孔子無所不至以
鼓惑時流相攻亦甚矣孔叢子能辨正之故亦節取焉

右儒攻墨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
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近以循身
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某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墨子非儒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
年其與期同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
以親疏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

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與祓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
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祓
禍爲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
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
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
死喪之其同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亦三年必非以
守奉祭祀也夫妻子以大負累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輕
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同上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
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
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
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
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

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
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哦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盜不強必危故不敢怠
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
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
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
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
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
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
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
乎王公大人賁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前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
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

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
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
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
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
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傾覆其
社稷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
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墨子非命
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
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
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
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
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眾者數十將軍大夫

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翕線
經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薄衣而爲寒使面
目陷陽顏色黎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
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墨子節葬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
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
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墨子耕柱
子夏之徒未知果有此問否卽有亦子夏門中一不才挾以儒家微
言不類亦墨家有意攻儒而已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
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
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
庶人何日以從事墨子公孟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
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何故何也卽愚之至也然則
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
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
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也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
今翟會無稱於孔子乎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
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
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
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
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

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
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
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
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
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並同
上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
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
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
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墨子
非儒
孔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
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

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又也孔某曰來
吾與女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夫饑約則不辭忘此衍字妄取
以活身飽飫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同
上
異教相攻不可聽聞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
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
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
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
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止不虛得下不危言聽
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
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
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
義之類也亂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也脫逃人而後謀避人而
字

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子之有異於
白公也墨子非儒
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
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
怠事不可使守職崇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
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
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
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
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
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
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鳩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
所欲爲歸於魯同
上
墨攻儒多誣言此雖力攻孔子而孔子好禮樂之眞面目亦略見

矣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
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
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
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
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
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
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
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乎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
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
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
大焉又曰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

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噫知豫亦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墨子非儒

右墨攻儒

孔子改制考卷十六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

儒攻諸子考

儒攻諸子總義
儒攻管子晏子
儒攻子桑伯子
儒攻原壤
儒攻棘子成
儒攻少正卯
儒攻老子
儒攻楊墨
儒攻法家
儒攻名家

南海康有爲廣厦撰

儒攻縱橫家

儒攻兵家

儒攻宋鈃

儒攻許子

儒攻陳仲子

儒攻騶子

儒攻淳于髡

儒攻子莫

儒攻白圭

不知名雜教荀子攻之與孟子同

與國者必平僭僞任道者必攘異端異說鬼瑣怪偉足以惑世誣民充塞大道爲儒之宗子爲儒之將帥張皇其師無害寡命以推行大道固守聖法豈得已哉傳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

焉能爲無當諸子之朋興天下之充塞而摧陷廓清道日光大戰國則偏行天下後世則一統大教孟荀揚其鑣董子定其業嗚呼儒家而編功臣傳耶其淮陰中山哉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裔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妄恣雎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宅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

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荀子非十二子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愚衆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紀綱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撲鄙則是十子之罪也韓詩外傳

韓詩無思孟但攻十子宜得其確則攻思孟者或荀氏後學傳益之歟宅嘗作范雎或是名字之異莊周添出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荀子天論

孔子之道六通四闢無夫不在諸子之學悉受範圍然當時諸子改制紛如競標宗旨守執一偏以自高異天下學者靡然從風荀子特揭其所短指其所蔽極力偏攻儒教光大荀子最有力焉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僻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荀子禮論

擅作典制當時諸子紛紛改作以與儒教爲難者堅白同異則墨及公孫龍暴慢恣睢則楊朱申韓荀子攻之以昌儒學

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論衡佚文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

通之于天地之情也淮南子俶眞訓

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鹽鐵論毀學

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鹽鐵論遵道

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後漢劉陶傳

陶亦楊雄昌黎之比以其書不傳故後賢忘之然陶生後漢時孔學大明攻諸子不足爲功矣惟獨尊孟子最爲先河其識之高亦在昌黎皮日休之前驅矣

右儒攻諸子總義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韓非子外儲說左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論語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同上

仲尼游齊見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晏子春秋外篇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同上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公孫丑

右儒攻管子晏子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論語雍也

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說苑謂子桑戶不衣冠而處蓋開楊學之先聲者故仲弓不以爲然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縟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說苑修文

右儒攻子桑伯子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術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

右儒攻原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論語顏淵論衡書解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右儒攻棘子成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

眞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說苑

指武

右儒攻少正卯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史記儒林傳恬澹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遠與黃老同操非賢也論衡定賢

儒與楊墨其道爲三而老氏爲我儒墨救世則雖三而實爲二焉故在戰國儒墨最盛而老氏遜之以其俱救世也至於漢初老氏最盛儒學駸駸其間而墨亡矣蓋救世之道同而儒順墨逆故墨歸於儒老氏與儒相反故後世反有存也

儒學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莊子養生主

右儒攻老子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懼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

孟子終日以明孔道闢楊墨爲事至引三聖自比攻之以洪水猛獸厲其詞如此率子弟闢之謂能距楊墨即爲聖徒其樹之標立之黨也如此聖門有此堅勁之師此楊墨所以敗績矣

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論衡對作

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論衡對作

墨子孟子俱與告子辨則相去不遠楊朱爲老子弟子亦相去不遠而言盈天下二氏之力勁甚墨子短喪尤攻儒道故孟子以無父斥之誠不得已楊雄謂楊墨當道孟子闢之廓如也此眞功不

在禹下哉或以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孔墨互攻乃其後學非二師之道本然是未讀墨子非儒公孟墨氏實挾全力以倒戈孔門實無兩立之理昌黎生在唐時已不知孔墨改制爭教之由固不足辨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盡心

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其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

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滕文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荀子富國

之私憂過計也荀子富國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

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隳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同上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並同上

夫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荀子王霸

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上下有等孔子之義也墨子主張兼愛尚同無差等之義不與先王同然其道大觳耗悴莫甚役夫之道也莊子謂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是也墨子之道所以敗績也其道高而難行非孔子中庸之義故荀子極力攻之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荀子正論

薄葬之制爲墨子所改定蓋上古發骸之風甚盛故墨子定爲此制所以防其患也然孔子已爲之防比太古已薄矣墨子則儉不中禮矣

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禮論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同上

墨子之學本出於孔子乃倍叛而反攻故荀子攻其倍叛也陳相棄陳良之學而從許行之學孟子攻其倍師堅守孔教而攻異教荀孟兩大儒爲最有力也

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壒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荀子禮論

此爲攻墨子短喪之制目爲刑餘罪人之喪是謂至辱攻之甚也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荀子禮論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斯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同上

公羊傳而得君子疑焉何休解詁君子孔子也則此君子卽爲創儒改制之孔子也恥之爲禽獸賤之爲姦人此儒者援孔子以攻墨子短喪之制者也

君者國之隆也公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致士

此亦攻墨子者也墨子兼愛尚同視至親如路人無尊卑親疏之別與儒者異故荀子攻其二而亂與孟子攻墨氏無父無君夷子二本之意同

右儒攻楊墨

法家嚴而少恩（史記太史公自序）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同上）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新書時變）

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鹽鐵論申韓）

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鹽鐵論周秦）

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之也（鹽鐵論非鞅）

商鞅法行而亡（鹽鐵論道道）

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友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鹽鐵論非鞅）

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同上）

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鹽鐵論國病）

商鞅以權數危秦（同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

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艮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記商君列傳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鹽鐵論刑德

右儒攻法家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史記太史公自序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同上

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列子仲尼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孔叢子公孫龍

此孔子高攻公孫龍白馬非白馬之說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荀子修身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呂氏春秋淫辭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敗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答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法言吾子

右儒攻名家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鹽鐵論褒賢

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

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鹽鐵論非鞅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息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
滕文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
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
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史記張儀列傳

右儒攻縱橫家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
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孟子
告子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孟子
盡心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

於堯舜之世孟子
告子
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
兵者也是皆巧拙强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
持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荀子
議兵
孟子殃民不容於堯舜之世善戰者服上刑蓋卽衛鞅繆蟻之流
法家拂權謀傾軋者爲春秋所疾也

右儒攻兵家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
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
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

宋牼莊子天下篇作銒古音通也莊子稱其禁攻寢兵周行天下上說下敎雖天下不取強聒不舍與此合近世歐洲有禁兵會亦其比也於春秋之義疾滅國善向戌相合故孟子稱其志也其道淺而不諺故孟子許之而少正之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鬬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豵則拔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鬬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鬬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荀子正論

聖王者孔子也王制者孔子之法也孔子之法有榮辱

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

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漫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縶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矣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貧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荀子正論

宋鈃以見侮爲不辱與佛法忍辱略同聚師德唾面自乾未嘗非長者處世之行然榮辱爲治法所由人道未能去也荀子負荷儒學以其過高而攻之

右儒攻宋鈃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

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滕文

許行被褐織席高談並耕其道甚苦蓋本爲墨學而稍變之欲自立門戶者當時創教紛紛少自立者輒思創宗旨以自名一教莊子謂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其道大殼被褐織席亦大殼矣並耕同賈則尚同之餘義故許行必墨氏後學皆假託先王力與孔子爲難故孟子極力攻之

右儒攻許子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

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孟子 滕文

陳仲子亦當時創教之人其學雖不可見然織屨辟纑節用苦行避兄離母薄於人倫殆聞墨子之風者荀子以爲盜名大約以苦行動人而不尚言論也孔子之道以人治人可而止陳仲子知義而不知仁失其本矣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荀子非十二子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孟子 盡心

仲子宗旨雖不可考而孟子攻其亡親戚君臣上下則其說與佛氏略同但有妻耳其苦行亦與佛同故能風動天下趙威后至欲殺之想以其無君也顯違孔子之道故孟子不得不攻之

右儒攻陳仲子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

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史記孟荀列傳

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煇惑諸侯者也鹽鐵論論鄒

右儒攻騶子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離婁

淳于髡蓋當時辨者之固稷下之客或惠施之徒歟能引男女之禮蓋稍知儒旨而攻子思公明子則亦異教攻儒者也

右儒攻淳于髡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

子莫執中蓋與孔子近矣然彼究別創一教不從孔子孟子爲孔門禦侮故並攻之也

右儒攻子莫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孟子告子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同上

以史記考之白圭亦當時有道術者但是粗才以孟子闢之固易

易

右儒攻白圭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荀子正論

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噪之耳同上

書稱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孟子稱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禮稱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則爲民賊者人人皆得而僇之也夫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故堯舜兢兢於天祿永終四海困窮以見天命之不易假也此爲孔子非常異義學者疑惑每爲世俗之說所動荀子力辟之與孟子同又按司馬遷史記立項羽爲本紀陳涉爲世家見秦王無道人人皆得而誅之而陳涉項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湯武也特以暴易暴故不終耳史公爲之立本紀世家卽是意乎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也荀子正論

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王者奉天治民視民心之向背而驗天命之所歸不得私相轉授擅以天下與人者故當時子噲授燕於子之卒啓亂亡之禍蓋爲淺陋者之說所惑焉

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其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

荀子
主論

當時諸敎之微言大義全在口說故荀子攻之爲世俗之說陋者之說是之謂鬼說墨子之說姦人之說則非孔子之說明矣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慘劓共艾畢菲緆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不然 荀子正論

右皆不知名雜敎荀子攻之與孟子同

門人南海康同薇　番禺羅潤楠初校

門人東莞葉衍華　番禺王覺任覆校

孔子改制考卷十七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再校